

从“我要活下去”到“我能活下去”

上海长征医院血透中心护理组用爱和技术,使病人们有了“好好活着”的信心

现代舞蹈诗《红》 走进国家大剧院



▲10月26日,演员表演现代舞蹈诗《红》。
新华社记者金良摄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专电(记者许晓青)上海戏剧学院创排的现代舞蹈诗《红》26日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身着红衣的青年舞蹈演员通过“力”与“美”的表现手法及“红色”与“黑色”的对峙和搏击,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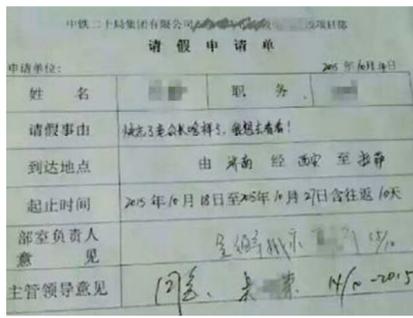
舞蹈诗《红》不是一部叙事体的作品,而是抽象到表现主义的层面,舞蹈评论家舒巧认为,舞蹈必须要“有故事”,但却不是“讲故事”。没故事没观众,讲故事又没人听,所以舞蹈也应选择一种聪明的方式来立足自己,直白了讲就是“抽象与提炼”。

有评论认为,《红》做到了“留白”的中国式表达,尽管没有对故事的平铺直叙,但却为观者的内心留下极大想象空间。

演出策划兼编剧、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楼巍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已有70年办学历史的上海戏剧学院一直设想排演一部能反映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舞蹈作品,舞蹈诗《红》于2011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应运而生。

有观众留言道:“演出的成功,本身就来自于对信仰的坚守,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深刻的启迪。”

“最不忍拒假条”背后 一家三口“身处三地”



这一玩笑般的请假条在网上走红,戳中许多人的心——他们经常因工作无法与家人团聚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新媒体专电(记者林峰)近日,一张被称为“史上最不忍拒绝”的请假条——“快忘了老公长啥样了”——在网上走红。这一玩笑般的请假理由,戳中许多人的心,他们经常因工作无法与家人团聚。

“请假条”女主角、中铁二十局集团职工方芳28日回应称,自己与老公都从事铁路建设工作,过完春节到现在才见面。但铁路建设总得有一线的人存在,聚少离多对这一群人来说都是常态。

“跟领导相处得挺融洽,所以请假的时候就半开玩笑地说,快忘了老公长啥样了,给我批十天假吧。”方芳说,填请假条的时候就顺手写了上去,领导也签字批准了。

记者在晒出的请假申请单上看到,在这张10月14日的假条上,请假事由一栏写着:“快忘了老公长啥样了,我想去看看!”地点为由济南经西安至拉萨,含往返共10天。

起初将请假条发到朋友圈只为调侃,不料想十多天后被朋友告知“火起来”了,方芳有些不知所措:本来发到自己微信群里大家都觉得挺能理解,没想到被人传出后受到这么多关注。“这两天电话响个不停。”方芳说,这些电话她大多接了说两句就挂了,不想因此影响自己的生活。

方芳是“80后”,一家三口身处三个地方,四岁的儿子在咸阳由父母照顾,自己和老公目前分别在济南和西藏,随着工程项目的变化工作地点也随之变化,短的几个月,长的要好几年。

“她老家是四川的,有川妹子的性格。”方芳的同事说,在朋友圈发这个请假条也是出于好玩。这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工作6年以来,跟着项目已经去了多个城市,济南是方芳从今年年初开始工作的地方,她的老公也是年初跟随工程项目到西藏,目前还没回过家。

公司于每年给48天的假,另外还有5天的年假,由于想念孩子,方芳每两三个月都要请假回家,特别是听到孩子生病的消息,“眼泪刷刷地往下掉”,今年从春节后就还没见过老公了。

“两边不能兼顾,看了孩子就不能去看老公。”方芳说,由于老公工作条件艰苦,地点偏僻影响通讯信号,因此连视频通话都“很少很少”,一般都是他找我,我找他很难找到,时间长了,就有了“快忘了老公长啥样了”这样的感慨。

血液灌流,血浆置换等。血透病人发病率、住院率及存活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血液透析中心接受血透治疗的病人中最长存活者已达到28年。

简单的数字背后,是严格的制度和日复一日的苦功夫。认真培训、老护士带新护士、对每个技术关键点都反复琢磨、反复练习,精益求精的态度渗透到血透中心每个人、每一个操作细节。中心一针穿刺成功率几乎100%,无症状透析率达98%。许多原本做不了长时间透析的病人在这里能“充分”血透,生命质量明显提高。

“有的老病人在这里血透20多年,瘘管从来都没有修补过。”38岁的沈雁波2002年起在长征医院血透中心透析,她举着胳膊指着上面的针眼说:“日本是世界上血透技术最好的国家之一,我去过福冈出差,到当地最好的医院血透,看到我的胳膊,医生都大吃一惊,问我是哪里血透的,得知是在上海长征医院都赞叹不已。”

日夜服务,这里的护士特别讲奉献

这里,是我国唯一一个排四班、开展夜间长时间透析的机构。

“开展夜间透析护士付出太大,其他医院都不愿意。”每分钟有200毫升甚至更多的血液在体外循环,夜间透析中,护士一刻都不能合眼。血透中心的护士每隔一周都要值通宵班,在中心容量有限、一床难求的情况下,解决了80个患者的血透难题,且从未出现过任何大出血事故。

“这些护士特别能吃苦、讲奉献。”肾内科教授梅长林说,每个年三十,科室都要为不能回家团聚的护士订最后一轮次的年夜饭,加班没有额外的报酬,许多护士大年初一早上继续上班。

血透中心有医生5人,护士65人,工程师3人。目前中心拥有100台血透机,5台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仪,长期门诊血透病人530例,外地流动血透病人50例,年透析达8.5万例次。

从2003年到中心工作以来,护士芮文芹只回过一次位于江苏常州的老家,同为护士的丈夫也基本如此,“现在护士跳槽很多,我也有机会走,但是,我们护士长自己从来不休,老护士以身作则手把手带我成长,病人一刻离不开,我怎么也不能走。”

比家里人都亲,这里医患特别和谐

“到这里血透是我一生最英明和幸运的选择。当时,我女儿还没有出生,现在女儿有爸爸可以叫,亲戚、邻居都不知道我是血透病人。”黎客亮说,2011年的一天,已经5天没有血透的他发着41度的高烧

347具远征军遗骸 11月初将归国安葬



▲10月28日,96岁高龄、参加过密支那战役的远征军老兵尤广才在发言中回忆那段抗战岁月时激动不已。当日,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归国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最痛苦的一天,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埋骨密支那

2015年4月10日,由民间力量支持的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寻访与归葬项目正式启动,一期发掘地点为原中国远征军新一军缅甸密支那阵亡将士公墓。至8月31日,共计收殮遗骸约347具。

密支那战役发生于1944年5月17日至8月3日,是二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海外最大的战役,也是最大的一次胜利。中国远征军共投入第14师、第30师和第50师三个师,协同美军一起对日作战。在战斗中,中国远征军第30师(隶属新一军)阵亡1044人,负伤2256人,失踪51人。

战役结束后,攻打密支那的三个师分别在密支那修建了三个墓地。然而,上世纪60年代初,在密支那的远征军墓地却被当地人毁掉。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介绍说,根据记载,士兵周朝贵、刘龙等人为新一军墓地的看护人,刘龙已于20多年前去世,经刘龙的儿子刘狄确认,位于密支那达贡区的住户诺马家以及第六中学所在地就是当年新一军墓地原址。

“密支那华侨艾元昌、程长富、邓公标、杨玲玲等多位华侨均证实,他们上学时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到这里扫墓。艾元昌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亲眼看到密支那的远征军墓地全部被毁。”孙春龙说。

据达贡区居民诺马称,他们于上个世纪70年代搬到这里,当时还能看到很多土堆,在修建房子时挖出了很多骨骸以及子弹、水壶等。在第六中学校园内,能找到部分残缺的水泥地基,据介绍是当年墓地的祭祀台。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佛研究所有关该墓地的

部分档案资料,该墓地坟墓数量为895个。

寻找最后希望

11月5日,多位英烈亲属将一同入缅迎接遗骸归国。

“我在梦里无数次梦到过父亲,我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父亲的遗骸前,磕一个头。”来自广西的陈庆金说,在他还没有满月的时候,父亲陈业海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牺牲在战场。

来自云南红河的老人罗耀说,1944年,他和同为新30师士兵的哥哥罗克勤一起参加了密支那战役,哥哥在战斗中牺牲。他希望重返当年的战场,接哥哥回家。

截至今年8月底,遗骸发掘小组共发掘葬坑294座,包括4座物品坑,2座动物坑,4座人与动物合葬坑。出土的遗物包括帽徽、纽扣、皮带扣、子弹、手雷、水壶、水杯、鞋垫、口红、相框、牙刷、钢笔、茶刀、玻璃瓶、罐头盒等物品。

据小组负责人陈锐介绍,由于气温、降雨等环境因素,加之人为破坏,此次发掘的远征军遗骸保存状况欠佳。

“发掘现场在缅甸密支那北部达贡区的城乡接合处。密支那地处北纬22-25度之间,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一年分雨季和旱季,高温、湿热,土壤含水量高,对骨骸保存极为不利。”他说。

发掘出的头骨多残缺成碎片,完整的少见。而反映性别和年龄特征最有效的骨盆,特别是髌骨很少保存下来。能够部分观察到颅面部特征的只有34例个体,约占所有出土遗骸的十分之一。

在全部遗骸中,可以具体鉴定出年龄段的个体

会在中国的慈善事业,这是我选择到中国徒步的理由。”贝茨说。

7月10日正值中国最热的季节,在高温下徒步对贝茨来说是巨大的考验,但沿途有美丽的风景,更有友好善良的中国人民。

贝茨说,他曾多次到过中国,但这次徒步活动却是他第一次真正走进了中国的乡村大地上,接触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

“途径泰山时我和一群村民坐在地上聊天,我向他们介绍伦敦,告诉他们关于英国女王的新闻,甚至还和他们聊到了英剧《唐顿庄园》。他们告诉我,我是他们村庄的第一位西方客人。”

“当我们拍照合影后,他们纷纷掏出智能手机和雪琳交换微信二维码,这样他们就能在微信上分享

照片,”贝茨回味道:“我在旁边看着,觉得这真是一幅美丽的风景。”

9月18日,贝茨徒步至南京,当他走上南京长江大桥上时,纪念“九一八”事变的防空警报忽然拉响,贝茨知道原委后立刻停下脚步,低头默哀。

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贝茨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通往光明的和平之旅必将通过一段黑暗的走廊,而我,和你一起走在这个旅程上。”

“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推动中英之间的友谊。”贝茨对记者说:“就像人与人之间交朋友一样,中英关系发展需要两国相互理解、支持。因为我是一名中国女婿,能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由于了解,我更爱中国。”

“作为中国女婿,我很骄傲”

英内政部国务大臣贝茨勋爵:“未来继续努力推动中英友谊”

在徒步中需要帮助,请告诉她。当真正开始徒步后,我意识到我的确需要帮助。”

贝茨说,在历时10个月的徒步中,李雪琳多次前往支持贝茨,他们结缘于慈善,并继续致力于发展慈善事业。

今年7月27日,54岁的贝茨勋爵和夫人利用假期,在中国开始了一段主题为“为和平行走”的徒步之旅,同时为慈善项目募集捐款。他们从北京出发,途经河北、山东、江苏、浙江5省,历时71天,总行程约1700公里,从夏天走到秋天,在10月5日傍晚顺利抵达终点——浙江杭州。

“今年是首届中英文化交流年,还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在那场战争里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同时我想通过徒步方式支持红十

新华社上海10月28日新媒体专电(记者仇逸)走进上海长征医院血透中心,耳边传来泵不停转动的声响,偶尔穿插着护士和病人交流的话语,原本以为可能会面色灰暗、神情萎靡的病人们,却或听音乐,或看报纸,或看股市大盘,宁静中透出温馨。

“这里的护士医生,比我自己的家里人还要亲”……多位病人告诉记者,当得知病情严重到了血透程度,他们都有崩溃的感觉,是上海长征医院血透中心护理组用爱和技术,使他们从“我要活下去”到“我能活下去”,有了“好好活着”“有尊严地活着”的信心,让靠机器维持的生命同样绽放。

“这里做血透怎么不难受?”

“有人提醒过我,你无论如何不要到血透那一步,不是人过的日子啊。”52岁的尿毒症患者张勤曾经接到过25张病危通知书,1990年第一次在外院做血透只做了半小时便支撑不下去,“我始终忘不了1995年转到长征医院血透中心的那一天,上了血透机四个小时过去后,我才感觉不对劲,这次怎么一点也不难受?”而这里的病人们也都开开心心的样子。”

唯有技术过硬,才能赢得信赖。作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收治病人最多的血透中心,长征医院血透中心能开展目前国际上所有血液净化技术,如血液透析滤过,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李萌、程露、白旭、苑苏文)在埋骨他乡70余年后,300多具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将于11月初从缅甸运回中国境内安葬。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远征军遗骸集中归国安葬。

今年4月,中国民间组织发起“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寻找与归葬”项目,一期发掘地点为原中国远征军新一军缅甸密支那阵亡将士公墓。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说:“截至8月30日,发掘人员在缅甸密支那总计收斂347具远征军遗骸。因有的葬坑是多人合葬,最终数据需经DNA鉴定全部完成后才能确定。这是中国远征军遗骸集中归国安葬数量最多的一次。”

项目组织方28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经缅甸政府同意,这些遗骸将于11月5日从中缅边境的云南猴桥口岸入境,随后将安葬于云南保山市施甸县。

为了保证发掘鉴定工作的专业性和严谨性,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陈靛担任了发掘小组的组长。她说,由于气温、降雨等因素,遗骸保存状况欠佳,头骨多残缺成碎片。截至8月底,共发掘葬坑294座,包括4座物品坑、2座动物坑、4座人与动物合葬坑。

据介绍,发掘小组采用了鉴定臼齿磨耗程度的方法来鉴定这些远征军将士的死亡年龄。远征军遗骸中可以具体鉴定出年龄段的个体有204例。据初步统计,年龄在20岁至25岁的有87例,占鉴定结果的42.65%,表明接近一半的阵亡将士都是这个年龄段。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担任了遗骸DNA鉴定工作的负责人。他表示,远征军遗骸的鉴定,不同于传统的法医鉴定,难度更大。研究人员专门搭建了新的实验室,利用Y染色体遗传特点对27个遗骸(骨骸或牙齿)样本进行了分子鉴定。经过分析,其中37.04%来自中国西南地区、22.22%来自西北地区、18.52%来自中南地区。李辉表示,这与中国远征军来源统计数据相吻合。鉴定结果可以帮助确定阵亡将士来自于中国哪些省份。只要通过基因比对,就可以确定阵亡将士的父系男性亲属。“所以,我们接下来希望找到更多的远征军亲属”。

探究的侧壁上,一小块人骨终于显露了出来,挖掘人员立刻将其取出,激动地说“终于找到了”。闻讯而来的陈靛赶紧把骨头夺下,放回原来的地方。

“轻点挖,他们会疼。”陈靛说出这话,不止因为她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一位专家,还因为这骨头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一名埋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

1942年,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对日作战,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以伤亡10万人的代价,取得全面胜利。然而,这些英烈的墓地此后却遭到毁坏。

2015年春天,应民间公益组织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邀请,陈靛加入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发掘小组,前往缅甸密支那实地遗骸发掘、现场鉴定和DNA采样工作。

一期发掘已告一段落。在28日于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等宣布,11月5日将会由347具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经由云南腾冲猴桥口岸回国。

看着发布会现场播放的发掘场景,96岁的老兵尤广才热泪盈眶:那些被发掘人员小心翼翼挖掘、清理和祭拜的遗骸,经过DNA鉴定分析,几乎可以确定就是与他一起在缅甸作战的战友。

尤广才是黄埔军校16期学员,1938年从云南昆明参军,后在国民革命军第6军50师任连长,曾赴缅甸作战,参与了历时近100天、歼灭日军3000余的密支那战役。

“这是我最痛苦的一天,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天。”看着图片中残缺不全的遗骸,尤广才哽咽大哭。

新华社伦敦10月28日电(记者吴丛司)英国内政部国务大臣、议会下院议员、枢密院顾问官……拥有众多头衔的麦克·贝茨勋爵,还有个令他倍感骄傲的身份——“中国女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提到贝茨勋爵今年夏天在中国开展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慈善徒步旅行,并将募捐来的善款投入中国慈善事业,呼吁人们珍爱和平。

“当听到自己名字时,我非常意外,我很震惊,完全没想到习主席会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提到我的名字。”贝茨还告诉记者:“当时雪琳坐在我身旁,用手肘碰了我,她也很激动。”

贝茨与夫人李雪琳相识于一场慈善家宴。当时,贝茨正准备前往希腊开始慈善徒步。“她对我说,如果我